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十

口仕3
461
10止

東京書籍學校圖書
門 ロ 13
461
10
原本先楊昏字

韓子解詁卷之十九

舊刊有五蠹第四十九顯學第五十七字

五蠹

舊刊有第四十九字

原注楊慎曰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為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此也若其文之雅奇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遠矣

○通篇條理井井五蠹之言至尾方說出名目來揚升庵外集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尚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孫鑛曰勁而多波肆而藏骨故論奇說難孤憤同稱當以今古立論張賓王曰五蠹顯學篇是韓子之傳昔人與韓子絕妙文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鈴甫錄

上古之世太古也人民以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毒厲黑色毒最烈虺形短而扁毒亦甚最大者為蝮蛇蠆蛇蝮蛇評林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評林合木而架之以為棲身之巢使羣害皆不得而相侵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東征賦詠不登樂而棄字構作構以避以下作以棲居天則居增巢引莊子無有字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音則果切捄貨有巢氏民食果蓏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音則果切捄貨足地理志陋作窳以此推彼陋窳並合作蓏正義注誤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晝傷之蜂蛤文選注引此蜂作蚌同腥臊惡臭評林木實曰果草生曰蓏蛤蜊也腥久而有血臊乾而無汁也惡未敗而色臭也臭既敗而味臭也而傷害腹胃山云腹當作腸解老民以腸胃為根本民多疾病有文選注引脫以上十字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燧取火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資烹調燻化腥臊也管子黃帝作鑽燧生

火以孰葷臊民食之無滋腥之病惡管子多之脫上文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脫上文曰遂人氏選注脫而民悅之使王天下十字中古之世洪水滔天鯀禹決瀆於古之世築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山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當作阿湯武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新聖後來之聖人文為之謂事鑽燧可知天叙天秩萬世之則聖能變革非子矣謂事曰道可謂誤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評林修古猶上古也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御覽作因釋耒復作更兔不可復得而身

爲宋國笑（御覽引此十一字單作宋人笑之○引喻形容甚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
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常木之實足食也婦
人婦旧刊作）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陳思王選都賦覽芜之
注同）今人民雖不耕織（與禽獸千無別）禽獸而未（今本與禽獸千無別禽
獸而衣食蔬菓皮毛而自澼）不事力而養足人民以而財
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
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此等說話皆切事情）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
累罰而不免於亂（晉司馬彪選傳注屋蓋曰茨人以茅覆也）
采椽不斲（史記徐注斲名櫟）糲粢之食（索隱粢稜也糲麤糲粟飲也
注同）藜藿之羹（史記麤作鹿）冬日麑裘（史記麑作鹿）夏日葛衣（

雖監門之服養（監門賤役史無服字監門抱關守門者）不觀於此矣（讀言不險於此也始
皇紀觀作觳李斯傳同）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史正義尔
雅釋詁之耒音力對反臿音初洽反耒耕木之曲木耜耕田
器以起土者倡而行之以爲民先也）股無胈（旧刊作股史裴
注盧毛皮也莊子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親自操
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雖臣虜之勞不
苦於此矣（史記苦作烈）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山堵云當作
下文以天子對監門山說穿）非以貴之也（陳本貴作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稱美曰多言
不足稱譽也）今之縣令（縣音玄）一日身
死子孫累世絜駕（原注言累世乘車不待行也讀擁絜此山
海云絜乘車食肉澤及子孫呂氏春秋世々乘車食肉澤）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輕易也）難去

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朦臘而相遺以水風俗通引此相遺以水作買水云楚俗常以十二月祭祖恐晚不及時節以水相遺也讀朦音蒙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八月漢志貔劉是也注故節以水相遺也言節時如此也臘如朦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又曰臘字曰前漢武帝紀太初二年春正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臘五日注如淳云音摟劉殺也蘇林云祭名貔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此中立秋之日自郊祭畢始揚武武官隸兵習戰陳之儀動如貔劉之禮曰淫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原注澤者苦水故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原旧注幼弟可饟之也穰歲之秋饟猶不饟之作入非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食疏速之客非蔬菜肉愛過客也訪客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陳本

子非鼻也勢薄也重爭土橐橐旅行齎資也土橐者縣令之資財也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以論淸厚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答客難時異事異注引此按世作時唐人避太宗諱世民也古者太王當作文王文作王處豐鎬之閒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事之以皮幣弗與徐偃王徐偃王古今人表作徐憶王注引此故謂之偃王秦紀裴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蜿蟺此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人間訓陸地之朝者三十一國修務訓劉氏台紀皆同史記周滅之古史考辨其誤淮南子云楚莊王亦誤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

世異則事異總收前意當舜之時有苗不服說苑云其所以不服者太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也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書曰舞于羽于兩階羣舜之時修禮樂也共工之戰右上堯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下今古今言之屬文之宜也荀子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之辭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讀共工氏在女媧時而前乎舜禹而下云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可疑案路史共工氏傳太昊氏沒侏亂天常窮係[illegible]異方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閒豈舜禹之後弘農別有共工氏與又案史句龍生垂垂臣高辛為堯共工生嚚嚚是為伯夷生四岳太岳生先龍先龍生玄兵玄兵氏乞姓湯革夏伐氏氏人來朝而共工氏世宮則豈是次鐵鉞者及乎敵鐵箭也禮書正義鉅剛鐵也說注鐵鉞鎧甲不堅者傷乎體讀路史無中字鎧中古以革作鎧中或著以鐵故云亦非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

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一句說破之事勢齊桓修政魯僖使丁仁言非不辨也吾所欲者七地也非斯言所謂也惠作此言之謂也評林誤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墨子去門作去魯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辨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辨智非所以存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鳳卿曰徐魯固無勢力以敵齊楚故用仁智僅至此非干失國也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急世亂世也猶無轡策而御駑馬批本而作之言不可制也說文駑下也字通弩此說落之字及而字也此不知之患也不知時之急務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

視(旧刊作視民非)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或云何以六字當曰司寇行刑句今字)君爲之不舉樂(罷音樂也左傳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注去盛饌禮記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聞放刑之報(論四曰報見張湯傳)君爲流涕(禹泣刑人類)此所舉先王也(禮舉祈也恐譽之誤顯學譽先王之功忠孝篇評林此先王寬緩世所舉而道之)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旧刊母下有二字批本有)皆見愛而未必治(如荀子言通讀)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旧刊無哉字)雖厚愛(旧刊有矣字)奚遽不亂(遽猶言何其也)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渠史記何渠漢書渠有其乎大抵)爲之流涕此以效(效驗也)不(恐脫非字)以爲治也(評林)

效(古之行化不可以治天下也)夫非法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讀言令法勝民不爲平垂治之仁慈)而以法勝(以法勝仁也呂子理勝義焦)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明顯著也批本無以亦二字)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言民惟畏而不懷之義也)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說悅服也)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主之意)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顧反也)仲尼非懷其義(句)服其勢也(人君之勢不得不服)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

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賞罰之柄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王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則師義通此必不得之數也讀言必不然之埤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弗變其惡大以父母之愛鄉人譙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增猶言一毫不改也類學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脛一毛也無所緊於志也或曰真訓雖以天下之大利易之一毛無所緊於志也或曰其脛毛三字衍鳳卿按不改蓋注文攙入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讀言以法推鞫也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變惡也善也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趙本脫於字陳本有於字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李斯傳注許慎云樓季魏文侯之弟此峭作陗同素隱峻也高也許林峻峭險阻也千仞之山陂陁讀羊也增裴注特羊墳首毛長曰牲曰牷

易牧者曳也虎牛也山云牛尾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今夫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陵遲故也教仞之牆而民不踰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又見孔子家語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汙泥之中雞鶩不顧錙金百鎰索隱錙美也凌稚隆云新鍒之金圓者不糈說文鍒冶金也賈逵國語注鍒銷也說文銷鑠金也鍒金謂銷冶金也說文鑠銷金也一曰美金注好金也其價貴倍於常者國語鄒陽書並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注好金銷爛雖多如平汁圖徵鑠金爲鐘與此義異盜跖不掇周南毛傳掇拾也原田注掇取也而不掇言以燒其手也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或云手字衍不掇百鎰故明王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專一而堅固故明王

諸本脫明字今從永樂補之施賞不選行誅無赦舉輔其賞助賞之所以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詳說當時之弊以旧刊無以字批本其有功也發之而卑其士官也有功者宜賞今無功者亦有故士官卑讀曰仕官以其耕作也賞之力作者而以賞之反賞其不牧也用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不可收用故外之如太公望斬華士今却被彼以許巢笑傲山澤是似高其避世之能也以其犯禁也旧刊脫也字罪之而多其有勇也彼行如朱家劇孟赦而不誅俠之則同賞誅之民庶却稱貴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旁兄旧刊作兄弟被侵必攻者庸也原旧注世謂之有庸隅之人知友被辱知識交友之人隨仇者庸貞也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私翻蠹而公法廢矣人主尊貞庸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程當作逞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而忘兵弱而地荒矣以不耕不戰也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傳引有而字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當作王二曰諸語之訛評林謂后儒之為先王者以文學取取用也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焦竑曰私劍謂刺客也孤憤篇以私劍窮之故法之所非非與誅對八經非誅俱行山潘云非當作罪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讀言法度或上或下或左右四方輕重反而莫有所衷正也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

之則亂法楚之當作有直躬者行直躬事出論語子路呂氏春秋當務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山云之字疑衍直躬直躬證父汜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山云之字疑衍以為直於君奉君之法也而曲於父報而罪之論囚曰報讀聞其告報即時誅直躬見新序義勇從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焦曰舉下加之字非位鳳卿按上尚通以是觀之夫君之暴子也魯人山云疑指卞莊子事見新序義勇從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此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總收上二段而斷其利之異也而人主兼聽匹夫之行舉稱也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言不可幾也古者蒼頡之作書也呂氏春秋勿躬之文造書契文荀子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

又自蒼頡制字說起乃無主有如々

公音問聘 增焦氏筆乘引鄭樵書略 轉字宜自營為二十三字

者也注黃帝史官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同文舉要ム別作己○○亦非鳳卿案韓非古本環作營讀私古文作ム八背也○說文公平分也ム八ム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自營為ム音私ム非自營之義也ム於篆象男子之勢故又音烏與了是象形之文皆自營之ム與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假借之書也案環下見人主篇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俗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見信於上則必任用而受以事也文學習則為明師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有政見論語有虞有政之有旧刊無有上有為字井子章云為有倒置則國必亂上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旧刊無可字斬敵者受賞而尚慈惠之行斬敵國公利也而慈惠之行人主高慈惠之行板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

堅甲厲兵人情所願傳同呉注利兵也（綴甲厲兵）而美薦紳之飾冠冕（薦進也紳帶也）以農即故時卒而貴文學之士（卒終也）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國遊俠風太盛太史公所稱之）舉行如此治彊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陳深曰並舉儒俠戰）服事者簡其業（簡棄也事謂軍事）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曰儒俠）言人之所不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粱米之美者）短褐不完者（短當作裋）不待文繡（寒者易爲衣也茅坤曰微妙之言）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

近訛作知

婦所明知者不用（按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而慕上智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下民務也若大賢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旧刊將作待）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不欺之士謂貞十一也不欺之術謂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不爲羣臣所欺也評林心無所欺則無偽安之行也譚安）布衣相與交無富貴（旧刊貴作厚）以相利（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明術之所燭（照也）雖有田常子罕之臣（弑逆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不欺之士（待惡也）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謂官多而貞士寡）而亂者衆矣故明王之道一法而不求智（一專也）人不足官則治者寡固術（固守術也）

案固恐當作因或用字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陳本官作臣無姦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理之當然其用於行也
山瑞云多用字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旧刊責作貴是以天下之衆
其談言者言論文文山云談言可証字倒下文談言可証勢爲只隸爲作於辨而不周於用
故舉先王言仁義者慶文英云舉稱引也盈庭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
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山云歸祿猶辞
聘也鳳卿案致祿退處也旧刊歸恐當作腐歸贈遺也評林旧刊歸作歸祿辞祿
於勢旧刊無此五字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
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齊莱可爲管商之法
注管仲商鞅商管當作管商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
內皆言孫武吳起之書者孫武吳起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彼甲者也旧刊被作被被甲者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
無用設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大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
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
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
之尊則人孰不爲也言人皆務耕戰而以談孫吳修文學爲事是以百人事智
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
以亂也故明王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
吏爲師評林後流祠李斯而焚書坑儒之舉無私劍之捍旧刊捍从木誤荀子征最誅悍捍讀
曰悍通以斬首或曰恐脫敵字爲勇是以山云恐以字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軋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王業之資）既畜王資而兼敵國之釁（釁通用隙也增韓非作釁）外內稱惡（稱惡當以下文橫怒以待彊敵不亦怡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秦策高注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舊刊作強非）以攻一彊也（蘇秦合六國以攻秦類）而衡者事一彊以攻衆弱也（張儀連六國以事秦）皆非所以存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獻舉國之版圖請降也）效璽（印璽也）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

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崔曰國削當作國小）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下國也）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交字恐是大字）未必不有疏（疏隙也）有疏則為彊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彊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安封上厚祿至矣說苑言自得利）王王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崔云雖恐稍字人臣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也）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王之迂諱云旧利有也字誤）於其臣事未成則辭祿已尊矣（則作有誤）

而事敗而毋謀則游說之士軌不爲用矣繒繳之說而傲倖其後讀言盧言以射利也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旧刊作乎審云衍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管下五十字審云當作事外謂合從連衡之類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彊則當作者能攻人者也當有而字上文可證治則不可攻也治彊則不可責於外旧刊誤外未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言不事攻伐也則不至於治彊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彊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言所資者大易爲功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

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史周赧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井陘攻秦秦昭王怒攻西周西周君奉秦畫獻其地是歲王赧卒周民遂東亡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二心赧家古文魏惠成王如衛命子南勁爲侯蓋是也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信賞必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此言自強之策誠可強國天下得其地則其利以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頻恐脫兵字於堅城之下准南侯傳今將軍欲棄倦弊之兵頻之燕堅城之下晉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頻乎注頻弊之左傳師從不動甲兵不頻注壞也管子頻戰一謀而靡弊之陳琳檄兵不頻一鋒注准南子不勞一卒不頻一戰頻與鈍同賈誼傳芒刃不頻注讀曰鈍吳語使吾甲兵鈍弊逃世家頻及楼兵正義頻及墨壁也山云頻與屯舍之屯同非而使彊敵裁其弊也裁計也言

強敵來破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道由也）（謂由縱橫之事也）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救也）振也民之故計（讀猶言常計也故智之故）皆就安利皆避危窮而必汗馬之勞（評林歎臣以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今為之攻戰進則效於敵退則效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旧刊作為）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諉使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傭役而恐有脫誤解解同評林解舍官上不得者萬數）故事私門而完解舍（古者設官分職以治事不可無居故內置省部寺監外列百司庶府莫不各有所治增全解舍言復除必按說疑有下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管子上脩殘肯而無解舍）解舍完則速戰（離伍也）速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以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旧刊迂評並作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以而名卑以寡（讀為有缺）趣本務而外末作（下評林彙考外作趨誤）今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習之弊）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評林無也字商工有財可以得官則不卑矣）則商人不以矣聚斂倍農（當作陪其得利也多於農民）而不貫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讀耿介之士言戰士也高當作商賈絕交論耿介之士疾其若斯注引作商賈之民）是故亂國之俗共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籍因也稱先王之道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旧刊作惑）其言古者為當作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遺忘也一曰外字句）

辽評皆作如論則見作其或已為以訛

當作商賈

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五官見上管子

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探其官則有司不敢隳法而使矣注橫謂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橫曰五橫此五官之禁豈此耶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說退汗馬之勞兵士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評林謂濫費也蓄積待時而伴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陳深曰至此說出五蠹名目楊升菴曰末結出五蠹文陣雄整殆不可撼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反言總收上意

顯學舊刊有第五十字顯學七之積學而有功也韓文所謂七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是也原法南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備主意在此數句曲折往復引事說譬說盡世情字々精神非胸襟開闊國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陳深曰從孔墨說起見得古事不可行處談不可用○張榜曰極其節達從橫不可控揣○孫鑛曰陡折轉絕有力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至極也此謂造詣之不可及也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曰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自孔子之次也源遠而末分

有子張之儒史記顏孫師陳人字子張按魯論檀弓記並有子張篇目有子思之儒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或曰子思原憲字有顏氏之儒顏回有孟氏之儒孟子弟子有漆雕氏之儒諸本作仲今從陳本古今人表仲梁子叙樂正子孔窠間恐孟子弟子五車韻瑞引此作仲仲弓即冉雍字孔子弟子古今人表仲弓為上中等人猶顏閔有孫氏之儒恐脫公字藝文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太平御覽引公孫尼子一曰恐公孫丑也或曰

指孫卿子非孫卿子有樂正氏子孟子弟子古今人表為中上等人自墨子之次也有相里氏之墨莊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有相夫氏之墨作相夫凰雒曰合作胡非氏以形似誤藝文志胡非子三篇注墨翟弟子可証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聖賢羣輔錄云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篳門圭竇甕牖繩樞一簞食一瓢飲而自樂有道之儒者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諫之儒孟子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三墨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枝於衆此宋研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此罗獲已齒鄧陵子之墨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陳本評林無後字旧刊有評林言古事無定不可行世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誠猶眞也空談無據不可用也殷周七百餘歲恐當作千有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山璠云不字行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古學湮滅無所參考憑信必其成迹者自用之意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不能籌度而信用之而取據於他人者飾詐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無參驗不能必愚誣之學雜旧刊作襍下文作辞明王弗受也不聽用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太平御覽作執爽下同三月世主旧刊評林脫主字品彙有以為儉而

利本陶潛明集說甚多謬誤一

一本有道之儒作以道自居一

禮之。莊子說墨子曰。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墨子書有節葬篇。

儒者破家而葬。債子而償。債。子而償四字。據太平御覽補之。

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大毀。御覽作毀。而。詳林大毀。謂哀痛之極。形存骨立也。

世主以為孝。而禮之。禮者。寵而用之也。

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後也。

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儉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後也。

今孝戾修儉。俱在不色撓。不目逃。君子不以天下之儉。則非其親。見墨之儉。則非其戾。戾。忤俗也。增。不色撓。顏色不屈撓也。不目逃。不逃避之云。人刺其目。不轉精逃避之也。

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言自反而曲。則雖賤人。尚懼避之。若夫自反而不曲。則雖尊貴。無所憚也。增。臧獲。奴婢賤稱。七命。違。違命也。陸沈注。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孟子。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曾子謂子襄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直也。

世主以為廣。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設。當作遷。

作說和以處。

以不隨仇。詳林云。不念人而報其仇。

隨。不為留。不聊生之貌。詳林。哀恤之歎。絕之也。

留。固。林。哀恤之歎。絕之也。

然。然之。同。

見侮不辱。犯而不校也。莊子宋榮子。

見侮不辱。使人不辱人。

以見侮為辱。故鬬也。知見侮之不為辱。則不鬬矣。淮南子。人間訓云。人有侵欺之者。告之曰。此人無知。何足與校。其人曰。吾已罵矣。其人復罵。不應。其人去。追而復罵。不應。曰。此人窮我。我不應。其人乃自慙而止。此不鬬之說也。

人間。音閑。又胡冷反。孟子。作所以閑先聖之道。閑。音閑。又胡冷反。

子十八篇。晰。固云。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又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其人之德。可以為民。救世之鬬。此人君之德。可以為君。蓋尹文子。

也。

世主以為廣。而禮之。大是漆雕之廣。將非宋榮之寬也。以廣為是。則專怒者為非也。以寬為是。則專暴者非。宜取其

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以寬為是。則專暴者非。宜取其

而人主兼禮之。慘矣。故諸子橫議。詳林。諸子橫議。

王兼而禮之。自愚訟之學。旧刊學作辭。據上文諸本作學。

雜反之辭。爭。詳林。爭。如爭道而鼈之爭。今按爭。蒂也。

而人王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

常議（旧刊作儀為是）夫水炭不同器而久（氷炭見家語致思）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友之學不両立而治（今姦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荀子注言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大同異）安得無亂乎（言人主不能辨其是非而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聽言既不辨其淆訛而猶能生雄富完自給民又必混淆不能知其善惡也）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讀言與貧窮之民以地而使無資力者富貴之也）今夫與人相善也（牛子善第十六善謂之人而言之其所厚善之人而言之）無豐年凌人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讀豐年之利獲收之多也增旁入言竹木之類塩鉄論共其地居此世也非有災害疾疫以貧窮非惰則奢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此評林無豐年之可以多稔死富人之可以旁貸而獨能生雄富完自給者非力作則節儉也）

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廢其業也評林作懶東家曰說民間設立論切事理）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徴斂於富人以施於貧家）是棄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評林亂邦不入）不處軍旅（評林亂邦不居）不以天下人利易其脛一毛（孟子曰楊子取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易換也評林不以天下動其心）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人主貴其智能進危難高其行能不利天下也）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禄所以易民效命也（讀言懸爵賞田禄以募民效死善田利宅所以戰士也賞禄所以勧民効力）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用效而重死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藏本有也字）縱徒役服文學而議說（說本有也字）世

王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宗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評林國之賦稅出於耕也而士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以言談不可得也評林參以名譽不為人所侵侮也評林豪俠不羣自守恣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報之有怨執操不侵磁自守恣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報之有怨世王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增荀子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說苑申公子倍自好也孟子鄉黨自好皆不為汗自喜好名者也夫帥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則敵而私鬬旧刊無不可得也國小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胄勇敢之士也○總結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史記引作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養下用下句此無者字○此四篇大王意旨大王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

官而用其身旧刊評林其言之當理而官見也則官而用之案百司循日其義也若乃其貌恢恢其容恢恢寬裕也其貌與此合而史記乃云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也蓋傳聞誤與處久今校旧刊補久字相共而久處也而不息其論是而不用非而不息其論以為是也而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濟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譏幾察也察端幾微如論議小征之類增山潘云與同左傳易幾而而行不稱其貌家語子羽自言容而行不勝文章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辨故孔子以容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色今之新辨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此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吏記作其孟卯

之辨。卽有擧下之患。華下見初見秦。趙任馬服之辨而有長平之禍。
史記趙孝成王六年。秦將白起破趙將軍趙括軍四十五萬。於長平。旧刊平作王。誤。趙用趙括為馬服君之子。此一
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增。越絶書。薛燭曰。夫寶劍五色。咸見。莫能相傷。
呂氏春秋。相劍者。論劍色黃白堅物。區冶不能以必劍。評林。言雖區冶善劍。不能以必成。讀。歐冶必增。
覽冥訓。區冶生而運鈞之劍成。注。區趙人。善冶劍。工也。區音謳。字又作歐。水擊鷁鴈。陸斷駒馬。
越之陽劍。歐冶所營。注。越絶書曰。吳有干將。越有歐冶。斷駒馬。趙策。吳王將之劍內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攬泰傳。
陸斷牛馬。水截鵠鴈。攝山云。又見韓策荀子強國。則臧獲不疑鈍利。言劍之利鈍。可得而辨也。疑。鈍間。恐。
脫於字下文同。証。發齒吻形容。讀。觀馬必啓其口。視其齒。增。本形上有相字。鳳卿按。形上恐脫察字。上
下文。可例。太平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之駑良。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讀。末塗。謂馬疲之時。
必按。謂乘勢。馳驅。時。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

辭言。辭字。狗宰。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
疑於愚智。故明王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先試之州郡。而知其能。然后。
延之廟堂。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邊
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辭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
石千里。不可謂富。家人百萬。不可謂彊。象人术也。石非不大。數
非不衆。止而不可謂富。彊者。磐石不生粟。不毛之地。家人不可使
相敵。止。諸本脫石字。喻浮談無實用。今商官技藝之士。商官當作官商。讀。
官。者也。亦不耕旧刊作墾。非。而食。是地不墾。與磐
任昉代齊明帝表。毀譽一貫。注。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
一貫。榮者。增。倉作而顯榮。則民不使。與家人同事也。空言無實用也。儒俠毋軍勞。顯而
夫禍知。磐石

旧刊下作石磐
官商謂以技工受俸者
以下文例。疑上脫於字。以上文比服下脫於字。餘倣此

家人（猶如）恐（倘）而不知（覺）商鞅為不聖之地不使之民不事新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評林言義不足）弗入貢而臣（評林言義不足）關內之侯（呂氏春秋曹沫必為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評林言威）內（兩）萬乘之王（秦韓）必為關中之侯（侯侯）雖非吾（評林言威）足以服人必（魏策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鮑注禽鳥）謂秦侯（訓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左傳）贊大夫（評林見臣服於人也）執雁（鮑注卿執雁者禽鳥）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評林見臣服於人也）夫嚴家無悍虜（史記悍作桀索隱嚴整之家本無悍桀之奴僕也言慈仁不足以禁暴也）而慈母有敗子（增呂子家答終則整子嬰兒之有過也言慈母不如威之喻陳深曰李斯嘗約此以）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世（一世）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什字見孟子奉吾之法而為善者全以此）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言多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舊刊千歲作千世）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來車（迂評喻民不自見難）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注善必以法驅之）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山云多上有字恐衍）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評林賞罰不用而民自為善也）射者非一人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原旧注適然偶然也）而行必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原旧注適然偶然也）而行必

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乎增爲字句言善事之不可必者陳本脫十三字增譜此四字注文誤入正文非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舊刊無人字有度之王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御覽引韓子曰如脂粉則模毋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之爲脂粉亦厚矣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王急其助助當作功語成功而緩其頌評林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智壽之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

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舊刊作千歲下同若汝也彙函作千秋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讀聒誤增說文聒讙語也而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賞罰法度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覇王此說者之巫祝言皆虛設無實用也有度之王不受也故明王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讀者當作之增故事也飾於道之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其致治之術必用舊刊無用字承上意以接下起喻意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增剔讀爲

迂評脫盜字

迂評剔上有而字

此喻民智不及不可與慮始

鬄音替。剃髮也。不剃髮則氣結。故致腹痛。原注。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揊痤則寢益。原旧注。謂癰也疈威而潰之。披疈也。鳳卿案。正字通。揊副疈擘通。韓非䫇學篇。嬰兒不剔頭則腹痛。不揊痤則寢益。注。痤癰也。以小兒喻愚民。當揊剔以除其疾。勿姑息使養癰滋毒也。案。諸韻書旧本皆不載揊。獨正韻戔補入屋陌逸字。謂疈副有逼栢二音。未詳考。揊、節俗副字。韓子雖加手。故作揊。不必信從。○兵任臣云。揊敷救切。音覆。見韓非子。増揊注作疈。或古字通。周禮疈辜。注。謂披磔牲也。注威恐滅誤。字云。披疈側關君長云。披一作破。字典引此注云。痤癰也。當揊剔以除其疾。勿養癰滋毒也。案寢益。言漸滋也。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剔首揊痤者小苦。而去疾除害乃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殘暴也。脩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評林作事。并力疾鬭

迂皆上有人字

所以禽虜也。禽擒通。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原注。謂民不悅也。○陳本凌本作知之而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智之不足師用。原旧刊作知聖哲通明也。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原旧注缺。以擊禹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輿人誦之曰。取吾衣冠而褚之。取吾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山曰。此論又見呂氏樂成。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順民之所欲也。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孫鑛曰。不適民。不尚儒。兩意俱旨。

五蠹篇總評。迂評於題注下。

此篇數十萬言。胸中如萬斛泉源。滚々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有他譬中有譬喻。中又有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顯學篇總評
議論甚暢。筆勢甚縱。逸然骨力鮮舉。中間多六截。亦是
氷到渠成。未是篇注。
彙函。為董思白之說。

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九終

韓非子解詁卷之二十　舊刊有忠孝第五十一。飭令第五十三。心度第五十四。制分第五十五。一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　弥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録
金澤　市嶋敬之維顕校

忠孝　舊刊有第五十一字。

宗法是篇貶駁堯舜湯武贊人烈士下及縱橫之言。總虚談不可用。惟當以孝節用為先。放言無忌。是老莊遺孽。讀者審之。補陳深曰。此篇殊不雜剔。莊周所謂謬悠之說。無端崖之詞。時縱舍而不讀。讀者則見隻眼。評林曰。悍辯強詞。文勢如走盤之珠矣。鳳卿案。駁駮歷聖警策。世主。此是老禪罵佛。詈祖之手段。恐其取名而忘實也。

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未世以堯舜湯武為口實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倫教之道也定君臣之位父子之道也臣之所聞下治一者道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此皇即堯舜湯武之道明王賢臣而用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田賢任智無常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於田常戴氏奪子氏於宋戴氏指子行宋姓詩必求之古左傳右帥將不利戴氏注樂氏戴族評林宋君之見弒於子罕此皆賢且智也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賢亦非真賢故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遵循上意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見難原注造愁貌也察孟子云其容有蹙孔子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篇末自注三句餘皆倣此刪之可此篇恐後人贋作皆以堯舜之義亂後世之教若也堯為人臣旧刊脫為字湯武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疑受禪為君則堯為臣史記武王至紂死處自射之發而後下車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荀子云懸未詳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分分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也畜養也詳林云畜止也非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弒其君長貶駁堯舜湯武人諺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

曰當是時也忽哉天下岌岌（孟子既辯其非孔子之言言於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乘亂其勢已岌岌不可支矣增墨子舜見瞽瞍就焉此時天下殆哉岌岌不安貝莊子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顏闔曰殆哉圾乎仲尼趙岐云岌岌不安貌）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未之有也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子退不得為父子邪（旧刊脫得字）父之所以欲其賢子者（利代有下同）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其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君則君之處位也危（言必為臣所奪也為父為君皆以賢子賢臣為己有看）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曾得和哉焉（倒置）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

則不治矣）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曰人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出絕綱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之亂術也譬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增舜字）而舜殺之（此戰國安傳侯誤）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孟子而舜不告）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或曰信若字倒）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妾猶云婢使也賢譬臣妾通逃孔傳男曰臣女曰妾）其父親其母（妾猶云婢使也賢譬臣妾通逃孔傳男曰臣女曰妾）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不臣君即退而不為家亂）退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不臣君即退而不為家亂）

迂評脫下嗟字　迂評作生

林迂並以嗟字屬下句　林脫下也字

絕倫而外矯於君（矯直諫也）朽骨爛肉施於土地（猶龍逢吳子胥類）流於川谷不避踏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刊偏作偏）從而頌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是作者）世之所爲（謂通）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無用之教也（無實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用者（數術也）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原脫此四字今從旧刊）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原脫此六字今從旧刊）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大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競取父之家也）取父之家也（徐鉉曰競兄爭長也欲）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

常譽他人之親日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彊力治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謂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頌之（厚字恐讀）是謂謗其君者也（山云荀子舍後王而道上古譽之非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知下補人字看旧刊作知其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功閥也）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史記始皇本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王云十四年韓非入秦遇害而黔首之名立在非死後十餘年則此篇爲後人贋作無疑猶管子載西施之類）詘其破綻（詘忘也）悅容蠢愚（原旧注悅忘也）貞讀勉容勿文莫皆同注非增莊子悅乎忘其言也容容々見說林上悅容蓋無心不曉事之貌如慎容之容禮記哀公曰寡人蠢愚冥頑蠢蠢愚貌以愚悗靈樞本神志意悗乱皆慮去身音釋曰悗音悶故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詞智慧評林儇薄詞不通也智慧小術也增儇詞巧慧細察之義荀子鄉曲之儇子也注方言儇疾也又慧也輕薄巧慧淮南王傳為中詞長安徐注詞伺候米察也欲自用不聽上上必曰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曰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趍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不以天下為意讓之而不受也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樂受之而不辭也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趍利忘身之效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讀為危事也治國用民之道必不以此二者舊刑作者誤為量法度賞罰為中人設治也者治常者也道常者也道常者始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大平賞作上太上之士謂許由之類之上不可以賞

勸也天下大平賞作上太上之士謂盜跖類之上不可以為刑禁也多為字然為太上之士不設賞為天下之人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舊刊作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在內治國政而制外敵耳

人主舊刊有第五十二字

篇內大臣左右近習嘗途總謂權臣也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之士也立說自孤憤中來鳳卿案是亦贋作源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近習之臣大威也（舊刊作賊）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親也至擅權而輕重者而窮勢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貴威左右大臣互文也大貴則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舊刊作而）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則不能勝人而為人所制矣論見二柄）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宋君為子罕所殺齊簡公為田常所弒）今無術之士皆明知朱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朱簡公齊簡公之過也並舉國名證此）法術之士（賢上）與當途之臣（權臣）不相容也（已見和氏）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人臣不得制國（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營其私也管子兼上下以環其私注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因考子不還私小反君亦爾又云比周還主法還繞也山云環宜作環）左右近習（外臣）則法術之士（有術即有術之士陳深曰）周（周合也）以制（議論以人裁得其議論以裁正政治也）疏遠（得其議論以人裁得其議論以裁正政治也）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有術即有術之士陳深曰）論裁（得其議論以人裁得其議論以裁正政治也）

二臣不施立・去當塗之臣・則法術之士進矣　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奴亡之危而進說乎・蒙犯也　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旧刊作王）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原注・俠客也）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原注・遊說也）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衆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屬託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智（旧刊作知）孤憤同聽用之論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

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類（旧刊作頪）博疑之而信蔡媼（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閼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吳世家・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索隱劍名見越絕書正義屬音燭鏤力于反圓謂屬沚通用鏤假借耳鏤之劍也一纏則人立死也評林俱見前）此二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就非不察賢智之言而被（旧刊有於字）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二子之危而進其智能有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 旧刊有「第五十三」字

原注通篇綜核之語極悖別是一局而作疎本戰國偽書多類此孫鑛曰瓚語体精於八經劣於楊權陳深曰此後三篇體裁各異腹中蓋有奇僻也危側詭不欲人々知之者讀者亦不可以時目觀之

飭令則法不遷 讀言法度一定也 **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貴法** 讀善言仁義之言也貴法易法也 **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 讀多虚談也 **行法曲斷** 讀斷決委曲也皆當也 **以五里斷者王** 原注法必參驗五里而斷斷之速也斷謂定其罪也旧注能參也 **以九里斷者彊** 旧刊既旧注王且強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 **以七十里百里** 讀五里九里如湯武七十里百里 **宿治者削** 原注宿治停閣不斷也旧注宿置也若季置其法則必削 **以刑治以賞戰厚禄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 末謂商賈農民則姦民勝 **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 必以其力 讀言任官役使必以納粟出上之出言使富民隨其資力出粟買爵也粟買爵如捐粟所云入粟騰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民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泄蓋本于此 **則震** 増震懼也山云農字誤 **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 原山注雖受不多然無當則不滿也仰齋無當說林訓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也注當猶底也 **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 鳥卿曰威勇恐成勇 **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 有者訛 **故國** 原本陳本無國以下十五字 **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 有者訛 **塞** 増見者謁于君者有塞與無當相反中庸不變塞焉注塞猶實也鳳卿曰塞限也謁君者必謹省已奏君者必謹不妄言此謂以智出治 旧刊出作去誤 **以言去言** 或曰去當作出 **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當** 當下恐脱字 **朝廷之事小者不與** 言雖小事不敢議也讀必當朝句言不

動干戈而當自來朝廷之事政也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辟議不得於理○恐注文不得以相干也非在其位不議其政也是謂以數治數法術也以力攻者勇戰之力也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原注言攻謂虛談也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難易對文增恐脫互字其任而道壞增合作莫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乘任之誤用人篇作竭官之責物氏謂負乘本易不得文義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增作明君使事不相干于傳寫誤耳鳳卿按明使下文云重刑明民大制使人是或云明恐當作辨故莫訟原注訟惡平也故無訟也效賞多賞輕刑原注輕多也犯政事生事多也即致刑意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原注任用專能也使上不兼官故技長故盡能也此謂易攻賞罰明故不爭也重刑出賞上愛民民不愛民民不效賞利出二空者言賞

罰出由君原注空音孔隙也利出由君隙而出也○空猶者二隙則分矣二空謂君臣人柄二空者了利出於孔者不可以棄其國無敵出於孔者其國必危注孔者其國必危注孔者強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之大倫周漢之官人尊中正立九品卿有異政家有懿心此出二孔也故強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重刑明民讀言重其刑罰明命法制使役於人則君之利也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上之利也不至重者不來原注刑重則皆不犯故罰棄瓜者類此謂以刑大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事生增多犯政事生即致刑意此謂以刑致

刑其國必削

心度旧刊有第五十四字蝕闕心度意趣文亦趣二冒便見主意此篇謂嚴刑若子利民非以雙民乃刑期分無刑之意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無功者以嫉受利蓋民非刑不肅實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謂嚴刑峻法者必使民靜寧也賞繁而姦生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言安於法也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言服民心於戰之也禁先其本者治或云禁先開賞卿案禁兵對文兵戰其心為上戰其兵為下

生刑閒脫二故治民者四字注評無二其字

山此篇言蜀馬謖下大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戰為下兵戰為下求引韓子文聖人之治民也先治

者還心戰者勝大國事務先而治者務後而治先治者民心專樂公而私不從賞罰不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還不能用四者夠大國之所以攝者攻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用民所以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明王操賞罰之柄以制臣下則上位重國民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首也旧刊首作自誤脩中書之風之自謂所由生大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上下之情不通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

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因時轉移不膠於一定之迹）治與世宜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越當作趍）乏於地者富能趍乏於敵者彊（趍不蹵也）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開民以賞塞民以刑）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不亂謂治也）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好力者謂出其力以事君者）貴爵貴爵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游說之徒）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

（注評無也字）（注評無我當下致）（注評無閑猶用也）

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閉外謂不使敵國誤我也）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禁令行於其國姦邪盡成其業成全也）

制分（原注大得意則八大字旧刊有第五十五字）

（字亦寄縮）

原注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必法重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姦之法其說起于商鞅又

夫凡國博君尊者（博大也）未嘗非法重而可以全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十九字句）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刑法（制刑則誤）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邪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效力者（謂致死力服力也）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

刑罰上掌好惡掌司此原注賞功罰罪
宜字衍曰冗失貌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
也言惰爲善而不知秉法五
也千云徒善不足以爲法也故治亂之理
冝爰分刑賞爲急原注分別
亂者
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原注不分謂治
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原注分別
井子章云誤以異彼此爲分也
原注獨斷
今明也
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察明也明
察之君
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嘗賞
爲務善以字倒置與商鞅之
術一例其學皆出荀卿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
理也關通也通
關於文然而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
者也原注規即下文闚意謂相
闚伺也○規窺古通用
而已原注同里有罪罪必相
通閭山閭門之閭猶浴
者連坐也增尚賞省文不
則刑連已告姦則賞及其身
理不得恐脫不字相闚閭莫俺
其自不告姦
俺人罪也
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字惠曰志誤
者連坐則刑連已告姦則賞及其身
闚者多
也如此則慎已而闚彼發姦之路原注民互相
窺伺告姦
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或云連倒
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原注同里相保
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
如此則姦類發矣發露也姦不
至明者任數原注數也
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譬山云當作察之
作警因誤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于其地

而朋能圉禁者圉禦通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虛談而任法凡瞬功之循約者難知功之不偶法度曰瞬功循約謂瞬功之約要而難知其奸根者疑於治過形之刑旧刑作刑通用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原注貳疑貳也增貳不一定也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度不可功也臣過之難見謂奸臣過度不可恐有誤脫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可刑也通形失根也則可刑也未見可賞者故賞字疑而失刑既失刑於姦功又失於失根也功功之無實者度情詭乎姦根原注虛功難知姦根難見故功罪難惑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原注兩失謂失賞失刑也是以虛七虛谷之士增當作處士立名於內而談者說客也爲畧於外原注畧根也故愚佞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徒善也蠶俗而容也蠶俗合于世俗也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僞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二當作貳原注功罪不明疑賞疑刑故實有所恐脫不字至而理失其量原注量稱量之法也失量失其正也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原注任慧即作聰明也○圓謂法有一定易因慧無常儀難循故任法則愚智得其所用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白明也務失其先務原注不得其情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一　附錄

本趙如源本因之今刪去李斯傳子由一論楊慎評作附錄陳明卿慎論於總評中新增徐申甫參定說難孔子曰答武臣辨王應麟解詁桐諦新論葛維川等說以備參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　祀儀甫纂述

韓非傳　史記○原本兼收舊注煩重多訛謬今爲刪落更取古文折義史記論文評語間或下箋注以警初學得知古文步驟而參說難篇異同一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謂申商之學漢晁錯傳學申商刑名於張恢刑形古通上道篇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楊權篇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是也定法篇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語詳末司而其歸本於黃老故著解老喻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論文應著書論文應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人口吃不如非論文傳後

死于李斯先出李斯相照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名安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本傳作勢持勢之士見外儲說右上傳執契操契契也見外儲說左下及韓策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尚虛名畀實用並失之變主術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論文即上意兩層寫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論文應著書欲出說難目先將孤憤等序出為陪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論文未出說難先倒一筆直實篇末說難曰凡說之難迂評揣摩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折義知事情之當否得以說人主是其識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本之難也折義介折得失目作說之難也辭能達意是其才又非吾敢橫佚佚能盡之難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以自主故猶非難論文劈頭出三比先作一掉迂評緊舉二難作冒頭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其權在人不可以自主者意見下三段論文此句貫下三段知字是一篇之主迂評說得不著的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折義見我折節求賢止遇卑陋幾辱之士此不可以當所說之心者其一鳳卿曰折節求賢四字失解所說出於厚利而陰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

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折義〕此不可以當所說之心者其一。○這一種人比前二種更難與言在今日世界中大約皆是這一種人求前二種人亦不易得可發一歎〔論文〕三比應前三比而末比則兼兩義法變。此之不可不知也。〔折義〕結上文〔論文〕點知字作一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迂評〕說得著的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義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折義〕有意而暴其惡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人不以爲德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折義〕交淺言深不能見功適以取罪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折義〕嫌於奪人之功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他故。〔論文〕他作也故字屬下誤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折義〕嫌於破人之私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所謂遂事不諫類〔折義〕勸阻大拂人意所以取怨○已上身危八段即下文所云此者爲戮之患〔論文〕三比之後衍作六比或長或短或散或排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折義〕論尊貴之短似涉於離間親信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折義〕論卑賤之長似嫌於陰貴官爵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折義〕論其素所嗜好之事如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之類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折義〕其素不善之事如商鞅說秦先以帝王道試之之類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折義〕嗤其過略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折義〕厭其過詳鳳卿曰不知上多字乚並折爲字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折義〕鄙其過恭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折義〕病其過縱○已上八句即下文所云溥者見疑之意〔論文〕六段之後文衍作八比兩比變文章樂事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折義〕又總結其難〔論文〕又點知字作第二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折義〕飾糊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覆也所醜所羞恥也此又根下文所

說之心而分析之蓋人主行事各有其所貴重所羞恥處也（論文）前兩段俱以知字結此以知字起變法彼自知其計（折義）智同（論文）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難概之（折義）有所難則不爲多力敵怒之（折義）有敵則不爲勇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折義）有所難則不爲多力概所以平斗斛猶裕言兜頭蓋也（論文）文排二比鳳卿曰范雎傳意者毋愚而不概於士之實（論文）文排二比鳳卿曰范雎傳意者毋愚而不概於士心邪徐廣曰作慨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闕謂闕涉於玉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有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折義）侔所同者亦滅其所醜五句又進一層說（論文）又排兩比俱連下一氣滾去大忠無其無失也（折義）侔所同者亦飾其所敬有與同失者則飾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折義）悟之言乃後申（折義）起伸同其辨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折義）如此始得人主信用矣就進說之初言辨知得字承篇首吾知吾辨句來言非吾知辨之難以有所申其辨知爲難也知盡之難也（折義）謂盡言得曠日持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折義）飾其身謂取富貴以榮華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折義）相持即曠日瀰久之意至此說力可盡矣就信用之後言盡言承篇首橫伏能盡盡之難必得其所以當盡之時爲難也（論文）以上俱交淺言深所以蒙禍此則交深而言信矣此一段方正說以下又以譬喻作高峯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折義）于作於必聽於之與而自己求之之意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折義）引說上文委曲得說之意（論文）下有三喻故先出伊尹百里奚兩喻引起承上起下作過接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人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亦（折義）進說而起人之疑者此其一証昔者鄭武公

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折義言子言其親）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折義進說而犯人之忌者此其一證）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折義此段證上文不知所說之心一大段言進說者當知所以自處論文連出三喻恐排比難看故中間閃以間隔之仍借知字作一小果）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禮注故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每之故而犯刖罪謂疾也）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每之故而犯刖罪（禮注故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每之故而犯刖罪謂疾也）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鳳卿曰念當作食折義進說而遇所愛之主此

其證）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折義無其字進說而遇證）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論文又曰作解緻完彌子）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折義此段證上文飾敬滅醜一段言遊說者之功罪於人主之愛憎必察其愛者而後盡其辭知不然鮮不取罪論文此總收上三喻緻束通篇意義已盡）

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論文一篇文字曲折無窮猶恐其直至末又幻作奇峯另開鏓冶奇觀妙想體格靈矣）

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論文偏不接說難）曰嗟乎寡人或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折義林西仲曰題目是個說難通篇擊定難字層層洗發第一段以遊說之具在我雖難不難心則求合難第二段謂遊說之術雖有觸犯則避害難且既見信難第三段謂遊說之術在於明主之得諱人主之失使無所拂而後可言寬爲期而後可盡如尹奚不辭危膚蒙恥周旋尤難之極也第五段引隣父關其思不善處知明迎合之難爲一難三段實證第六段引衛靈公愛憎至變明要結之難爲四段實證末段以龍爲喻嬰鱗是戒惟恐不免總極寫其難處看來遊說之術徒未有如此之描寫曲盡者然卒以說取禍蓋善沒者多死於水善拳者多死於鬬古今無不破之術而挾術有必窮之時也士君子寧終身蓬蒿斷不可爲患得患失行僞是篇本不足錄但恨坊註紕繆相沿誤入不得拈出正之）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論文應上韓不用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論文應上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兼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恐亦其詐術）使人赦之非已死矣（論文又帶出申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公孫弘鼂錯輩皆崇申韓之學）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論文）激還前不能自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脫數語目瞷照映）太史公曰（本書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論文四論一脚以老子作主仍歸到老子結）

參定說難（文體明辨曰說難有兩篇其一見韓非子意本參定于左使覽者得詳焉）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而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顯有所出而乃以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其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徇私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凡此十者所以不能已也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闊狹論細人則以爲鄙陋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不智而屈之汎濫博文則以爲多而久之略事陳意則以爲不能盡慮事廣

其意有下而不能已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其心有高而實不能及則爲之舉其過見其惡而多其不行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成者則必以多飾其功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論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大忠無所拂戾悖言無所擊排然後極騁智辯焉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主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庖虜而可以振世此非士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則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

者見疑則非智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謀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姚賈譖殺韓非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靡盡也）爲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

（姚本國策史記注引東並知作短）

（下君上恐處其字）

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劒（劉本劒作帶）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中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向曰復見寡人對曰賀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背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

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殊聽讒而殺其忠臣（此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爲老婦所逐）朝歌之廢屠（不雇）子艮之逐臣（子艮不用）棘津之雠（無人字）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賈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未聞）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非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非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齊策衍文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李斯督責之術（李斯曲稱申韓之激論以媚秦二世固不足錄）

史記

韓非非聖人辨

孔叢子

（鳳卿曰朱元晦云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今讀其書山後人之手無疑然稱韓子曰聖人知知漢魏推用韓子不如後世一棄廢之也故錄）

陳人有武臣謂子貂（古今人表云孔貂穿孫）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民夫弗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

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特久歷遠過姦勸善韓子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貢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學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蔑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諸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其臣而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甘皆與韓趙魏代鄭過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閥閱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報之曾無忖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曰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大槩寸指以測淵藪大道而不怡信誣說以毀聖非所望也武臣乂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今不石多要在精也

王應麟曰高赫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曰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

平王有士曰楚僕晉位負客出亾之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爲平王謬矣精覈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怨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公之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座於田建田建曰公其爲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仲尼問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永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某加九雞子其上拔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棄公諸梁問欒王鮒皆不同時鳳卿曰古人紀述之謬後生孱人之誣何啻韓子以慶忌先修所戒我恐後學踏此轍卒廢洪功荀摘其小瑕捨其百美雖六經尚可議良史如班馬其紀述之謬數數可指伯厚解證蓋有味此旨焉

乔韓子

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

淮南子 泰族訓

冠履而捨其頭足也今商鞅之啓塞 商子有開塞篇 申子之二柱韓非之孤憤張儀連秦之從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庸弦高誑而有鄭誑不可以爲常

賢難

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 誘以刖之韓非明治於韓王 王充論衡

歷稱古人雖賢聖不避然甘許非子如此可一味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罪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子冤錯雅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

愛殊矣然京房竟死而上曾不知冤錯既斬而帝乃悔此
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鳳卿曰京房之冤冤錯之斬說難為及故紙但云材則未足以衛身何衛之效也世有為社稷之臣子之所為者臣道何如全治亂雖殊今猶一也憂國焦思咯血發狷今之比干正成也獻替不容辭職社門今之藤房貧子也志士之憂國不顧身固其所也君堂豁之規王充之論亦是和流之一端也不啻為世士發也故抱朴子云孫臏思騁其秘畧而司馬刖之韓非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臣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意）

抱朴子

抑老莊揚申韓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無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解無救饑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遵落江閭書猶子將不可以

二儀不能廢春秋而以成歲（大地尚有春生秋殺）明王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未貴所以立威賞畿所以勸善罰一達則姦萌破而非慎勿所能用也（唯明主善操二柄）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辨也（項羽卻項失衆心）

韓子解詁卷二十一終

新刊韓子解詁後叙

予家以勳將之冑穀於　雄藩者於茲二百年矣篋裹槍劒枕藉鈐鞬克存乃祖家風然未嘗有展百里之才立一篇之言以聞于世者何則國家襲鍵橐之治專尚武斷不遑紛澤　邦猷其士大夫馳馬試劒之業是講鼓進金退之庫是習人皆謂仕家大乘無有過此者以其餘力而誦讀經史者字鉤句鎖不能悉通其大義鳳也燥髮略涉史傳旁緒家乘謂家祖遠州君重久予內府之正冑伏見城之

世主生于永天之際歷事足利織田豐臣三家
抗戈稚華櫛風浴雨攻城野戰之功不為不多
斬將六人（見續本朝通鑑謂斬二階堂駿河守
州中村城主梶原十郎左衛門古橋城主戶松五郎播
磨守）追北數里（右衛門入道く菴和泉守永久秀隊將芳賀某二十
原城主寺町仙助松永久秀家臣十市遠
二戰事迹詳在家傳）獲甲首十六級以英武知名乎天下
文祿四季關白秀次罹禍君点失位仙臺戾政
宗宮津戾蒲孝清洲戾正則並辟不就明年應
藩聘秩五千五百石（左衛門尉淀大坂之役俘
摩壘賣勇銃丸貫股自若復命家臣戀塚某（稱作
左衛門原某稱勘兵衛）皆殊死戰獲首
級以功為大聖寺城守將鎮加越分界慶長中
君告老仲子重次（稱和泉守勘兵衛）襲職父子相繼守
城者十餘年大坂之役以宿將從在中軍預參
謀畧重次兄弟率私徒領先鋒雪夜攻真田
先衆傳壘炮矢如雨徽幟心ゝ北陸之兵無出
其右者仙臺戾政宗安濃津戾高虎皆馳使搆
問明年車再興君猶守城重次兄弟復領冠軍
昊天奮戰岡山挺身擁槍追擊突騎（大野主馬御宿越前守）先
鋒數百步隔銃得雋丌向無前遂排捷扱幟
自岡山至千貫櫓下從臣轉戰獲甲首十五級

大抜始矛重次沙汰農政掌讞刑獄統平副
旨尋至參政奉教修大坂城寛永六年

臨藩邸召見重次賜御衣六領白銀數
十枚天語及大坂之閥閱衆皆榮之八年申録
功重次累秩至萬石對子重以称外記三千石私
徒立殊功者有賞入勲籍於是乎一門之勇著
天下當時言大坂之功者四方来取證慶安
以来遇家不造余為遠州嫡胤命徴祚薄雖不
能興先大夫之績豈徒局々章句作金華殿語

者哉然治亂異時文武互用假令用捨在人行
藏則我未必有展百里之才獨立一篇之言以
顯家祖之名汎々於横草之功何必假旁々之
力哉時童子何知亶欽家祖之英風誦先修之
成言耳矣豈遽克至此乎為哉幸逢遇泰運吾
藩太公纘
先朝遺旨徴士祕巻創教化之基踈濬〻之源
屢臨文武二學勸課百僚治教休明十室之邑
皆知挾策鳳幸及獲横経乎泮水上
今公撫封昌新學政鳳以遊倅承之助教無幾

言事免職旬日復召校書閣中尋提擧選史局
假以尊經閣權監縱觀秘書頗如蟲子政庭
黑朝之熙化知講鄒善之業加以父祖之庭訓
而不墮其傳習略領四子六經之大義旁羅九
流百家之要言至皇國典故則雖天寂金匱
之秘希不偶目緒言啓之稿盈縹緗伏惟謫劣
如鳳也才不及庸人實累百千之勤夙齡獲至
此者無一不賴
三朝之鴻澤同文之弘化報國之心日切
一日夙夜念玆而身不及然無建識立言有效
於國若秋毫之末讀書萬卷雖多何為深以愧
先修矣與惟憤不言死同竊露寧若雇古人以
託吾志為哉顧韓子之為書卑靡名實用務
兵農擠蠹竭排抵巇警時君未見數之按如
斯其切者也柔主聞此知自警儒主見之有立
志矣何況英主乎是故孔明篤此勸之蜀主李
先以此主說魏祖蘇綽述要周文前席遂良論
儉太宗引証自古明王賢相用是都吁乎一堂
以通時務以助世法權畧智謀處猛相濟者亦
何限焉世亦有以斯書為窠虜以獲進前可以

書籍製本發賣所

大阪府下書肆
大野木市兵衛
第貳大區七小區
心齋橋筋一丁目十番地

潟至說帝王治化之典則葦野之勳亦可渡許一潟之言不可謂無補聖朝何啻國爲哉窃取舊稿以補綴之聊續古之人編摩已成刻之家塾獻之公所布之普率者希寰中人牧幸讀解詰以領大義潟通時務以保黔黎可知金澤之餘波覃及海之内外也此生也實不與草露同朽矣果然則吾先人亦与有力矣

加賀藩左親衛騎隊津田鳳卿邦儀父誌